

美國、中共建交與美蘇關係

尹慶耀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日本與中共簽署「和約」，接受了中共的反霸條款，也軟弱無力地把日本主張的「第三國條款」寫了進去。日本外務省自以爲那是對蘇聯作了解釋，蘇聯不會有強烈的反應。但蘇聯却認爲「和約」使日本加入中共的反蘇陣營，它不止在言論上有反應，也在行動上有反應。日本丟掉了聯合國安理會理事席位，是蘇聯的反應之一。同年十一月三日的蘇越「友好合作條約」，更被公認爲係對日本與中共「和約」的報復。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與中共同時宣布將於一九七九年元旦建交，其聯合公報中同樣納入反霸主義。卡特總統曾引述布里茲涅夫私函，自稱已獲蘇聯諒解，其手法與日本外務省頗有相似之處。同月二十一日，蘇聯「塔斯社」將布里茲涅夫原函內容摘要發表，其中是這樣寫的：「兩個主權國家關係正常化是當然的。然而，對於它們是在如何的基礎上，並且爲了何種目的而正常化抱有疑問，也是當然的」。「塔斯社」此舉，無異是指摘卡特斷章取義，其反應方式也不是軟弱無力的。

對於華盛頓與北平建交一事，蘇聯又在中南半島作了行動上的反應。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五日汪東興訪問高棉，十二月三日「高棉救國民族統一戰線」成立，二十五日越南、「高棉救國民族統一戰線」對高發動旱季大攻勢，二十八日「高棉人民革命委員會」成立。誠如施亞努所言，「高棉救國民族統一戰線」成立僅僅一個月，就能組訓十五萬軍隊、動員數百輛坦克以及若干架飛機，事實證明它僅僅是越南的傀儡而已，中共也不斷指「小霸」（越南）背後，有「大霸」（蘇聯）支持，但是中共爲什麼對金邊坐視不救呢？美國爲什麼也袖手旁觀呢？日本和中共的「和約」、美國和中共建交，對於亞太地區和平安全的保障在那裏？蘇聯這種行動上的反擊，比言論的反應更爲有力！

一

進入七〇年代，西方總想用簡單的圖式化的方法，來解決複雜的國際問題。「三角」是如此，「三邊」又何嘗不然。「三角」論者把中共捧成一角，「三邊」論者也把中共拉扯進去。但是，依照華府喬治城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魯瓦克教授（Prof. Edward N. Luttwak）的說法，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在尼克森總統時代，與中共展開的「關係正常化」，是其全球戰略

運用的一個手段。其意義不在「完成」，而在其利用「正常化」的「過程」，謀取戰略上的利益。卡特及其四週的一些助手，顯然缺少季辛吉的全般戰略，以致草率地「完成」了「關係正常化」。他表示，卡特此舉對於亞洲和平並無裨益。^① 卡特的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祖籍波蘭」是「三邊」論者，他對蘇聯有「先天性」的憎惡，因而想把中共拉進東方這一「邊」。一九七八年五月他曾訪問北平，並在那裏發表強烈的反蘇演說。他返國之後，玩「中共牌」之說就甚囂塵上。與中共建交的基礎，他已初步奠定。「中共牌」事實上是從季辛吉手上玩起，他是玩弄而不是打出，藉將打未打的手段，達成迫使蘇聯收斂的目的，不論他是否如願以償，總還稱得起是權術之一。布里辛斯基錯把手段當作目的，「完成」了「關係正常化」，「牌」就出手落地，再沒有什麼作用可起！

如果說在國際舞台上，美國是在玩牌，蘇聯則是在玩圍棋。玩牌的牌一出手就成了死牌，玩圍棋的一顆棋子下去，將來必有作用，除非它被人吃掉。

從一九七一年尼克森宣布將訪中國大陸起，美國玩來玩去，似乎只有中共那一張牌，如今又已落了地。日本和中共的「和約」，美國和中共建交，被蘇聯指為三角同盟。這三角同盟中，有近十億人口缺吃少穿的中共；有軍事小國而防衛費用僅佔G N P ○・九%的日本；還有正鬧第二次核子差距，懷疑自己在戰略武器上已落蘇聯之後的美國。而後二者還不時說要在莫斯科與北平之間保持等距離。

反觀蘇聯在同一期間，正積極展開以締結軍事性質的「友好合作條約」為核心，在全球各重要地區從事戰略部署。例如：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日的「蘇印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的「蘇聯伊拉克友好合作條約」、同年四月十七日的「蘇土善鄰宣言」、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一日的「蘇聯索馬利亞友好合作條約」（經索馬利亞於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因索衣衝突予以廢除）、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的「蘇聯安哥拉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蘇聯莫三鼻給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的「蘇越友好合作條約」、同年十一月二十日的「蘇聯衣索匹亞友好合作條約」、十二月五日的「蘇聯阿富汗友好善鄰合作條約」等。這些都是踏踏實實的，不單是互通聲氣，而是附有互相支援的軍事義務的。攤開地圖來看看，蘇聯戰略棋子的部署，是不可忽視的。

二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時代」雜誌刊登了一篇布里茲涅夫訪問（一月九日）記，報導中說，布里茲涅夫在抱怨過去兩年中，美蘇關係上很少有令人鼓舞的時刻。他說這都是美國造成的，因為美國視蘇聯為敵人。他用警告的口吻指出，如果西方

^{註①} 中國時報（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第二版。

國家想用中共來對蘇聯施加壓力，那將是玩火的行動。他說：「這種政策將是冒險的，而且對追求世界和平行動極為危險」。西方對蘇聯與中共的戰略，確實像日本報紙所說的是在同時追逐兩頭野兔。一方面要搞「低盪」，一方面要「反霸權」。其結果大概是會歧路亡羊的。

一九七九年一月五、六兩日，美國的卡特總統、英國的加拉漢首相、法國的季斯卡總統、西德的施密特總理，在加勒比海法屬瓜德羅普島舉行高峯會議，以展望一九七九年的國際政治、軍事為主題。會中討論到能源問題、開發中國家的問題等等。

瓜德羅普會議的召開，正值伊朗政情混亂，土耳其、巴基斯坦、北非地區也潛伏着不安因素，中南半島則戰火連天。而會議結果，僅就對蘇緩和、促進對中共關係，以及早日達成並批准第二階段限武協定等原則獲致協議。會議也「一致希望伊朗局勢安定」。惟對世界任何地區的暴亂，都拿不出具體對策。甚且認為美國與中共建交，不致動搖美、蘇、中共的三極體制，也不會影響整個國際局勢。會議結束的第二天（七日），金邊即告陷落，蘇聯在中南半島的影響力愈益升高。事實證明美國連同其西歐盟友，對付蘇聯政策是矛盾、謫謗、猶豫，甚至是欺人自欺。

在前引布里茲涅夫訪問記中，這位克宮頭目指摘某些人錯解「緩和」的意義，他們期望中東及南部非洲地區的人民放棄爭取合法利益的鬥爭，那是不公平、而且不合實際的。^②這些話表明，莫斯科所主張的是「有限緩和」，它可以和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緩和緊張，但那不能妨礙它支持中東、非洲乃至中南半島的共黨及左翼勢力動亂。布里茲涅夫的話，就證明那些地區是蘇聯次一行動的標的。

三

美國大力支持伊朗國王巴勒維，但他已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被迫悄然出國，由泰爾的文人政府第二次獲得國會信任，但回教領袖柯梅尼很難與現政府合作，伊朗前途仍堪憂慮。蘇聯屢次警告不容外國干涉伊局，這項限制不會包括它自己在內。不論它現在已否介入伊朗暴亂，但它與伊朗接壤，伊朗有左翼勢力，伊共在死灰復燃，伊拉克與蘇聯恢復了軍事合作，阿富汗的親蘇政府與蘇聯新簽了附有軍事合作性質的條約。而且，最近大馬士革傳出的消息說，敘利亞和伊拉克已原則同意合組成單一國家。據悉，這兩個國家估計有軍隊四一萬五、〇〇〇人，軍用機七五〇架，戰車四、四〇〇輛。^③兩國都是阿拉伯世界的激進派且與蘇聯接近。兩國合併將使該一地區的勢力均衡發生變化。從地理上看，對波斯灣影響頗鉅。倘使伊朗一旦落入蘇聯的掌握，則波

註^② 聯合報（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第一版。

註^③ 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第二面。

斯灣的控制權以及西方所最關心的石油問題，就不是任何紙面上的圖式所可解決的了！

美國並非不知其嚴重性，因此就派遣了三艘驅逐艦進入印度洋，十二架F 15型噴射戰鬥機和三百名空軍人員訪問沙烏地阿拉伯。其「星座號」巨型航艦則停靠在新加坡（另裝有導向飛彈的「李海號」巡洋艦、「華登號」驅逐艦、「堪薩斯號」補給艦及拖船「塔克爾瑪號」於一月十五日與航艦同時停靠），被蘇聯於一月十六日指控為展示軍力。本來，瓜德羅普高峯會議也注意到開發中國家問題，但也同樣不會提出一項在第三世界與蘇聯對抗的具體政策，而蘇聯方面則有如上述，在着着前進。

季辛吉時代提出過「低盪不可分割」的論點，那是說全球性的軍事戰略平衡和第三世界暴亂地區的不受某一方面政治、軍事影響力的控制，是不可分的。這與前述布里茲涅夫的理論針鋒相對。布里辛斯基也多次提到第三世界的開發問題。最近（一月十六日）他在對「美中經濟協會」及「美中（共）全國貿易委員會」的一次演講中說，由於伊朗政局的動亂，越南的侵略高棉建立傀儡政權，以及蘇聯勢力在西南亞樞紐地帶的擴張，和古巴在非洲南部擴展蘇聯的利益，因此，美國政府決定建立一個多元穩定的國際社會。他指出，這個多元的國際體系將以美國、西歐、日本及中共為架構，華盛頓與北平「建交」，就是基於此種考慮^④。在同一篇演講中，布里辛斯基說美國無法讓對外伸出一隻手的中共又把這隻手縮回去。拿這個理由來為「建交」作辯護是不適當的。因為美國「無條件」地接受中共的「三條件」，那表示美國的手伸得更急一些，而且為了和迄今「仍有歧見存在」的潛在敵人握手，就把早已握緊的盟邦之手放開，更沒有道理可言！而且，與中共握手對美國與第三世界的關係有益嗎？這樣就能抗衡莫斯科近來的擴張冒險的國際行爲嗎？那將是一大堆問號！

我們沒有說蘇聯是第三世界的朋友，其實沒有任何共黨政權是任何自由國家的朋友，即使在短暫時間內，它們也不可能朋友。它們只會迷惑你、分化你、利用你而後吞掉你。我們願以此提醒第三世界注意。但我們得承認目前蘇聯、古巴在非洲等第三世界地區的影響力，遠超乎中共之上（請參閱附圖）。中共自己也違反自己的理論，由重視第三世界轉而重視第二世界、乃至第一世界中的美國，它在第三世界中正走下坡，幾乎已經沒有了朋友。附圖所標明的巴基斯坦與孟加拉親中共已不甚可靠。依照中共「僑務辦公室」副主任林修德的說法，北韓態度不明朗，坦（桑尼亞）尚（比亞）兩國和中共也「有了疙瘩」^⑤。那麼中共在第三世界，還有什麼影響可言呢？

由於近年來，中共都是說大話、使小錢，讓人家看穿了它那紙老虎的本來面目，才有了上述的結果。最近，中共連小錢都不願意花了，它變成一隻吝嗇的紙老虎，它的大話也就少有人聽了。

註(4) 中國時報（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第一版。
註(5) 一九七八年六月五日林修德在廣州一次對內講話中所透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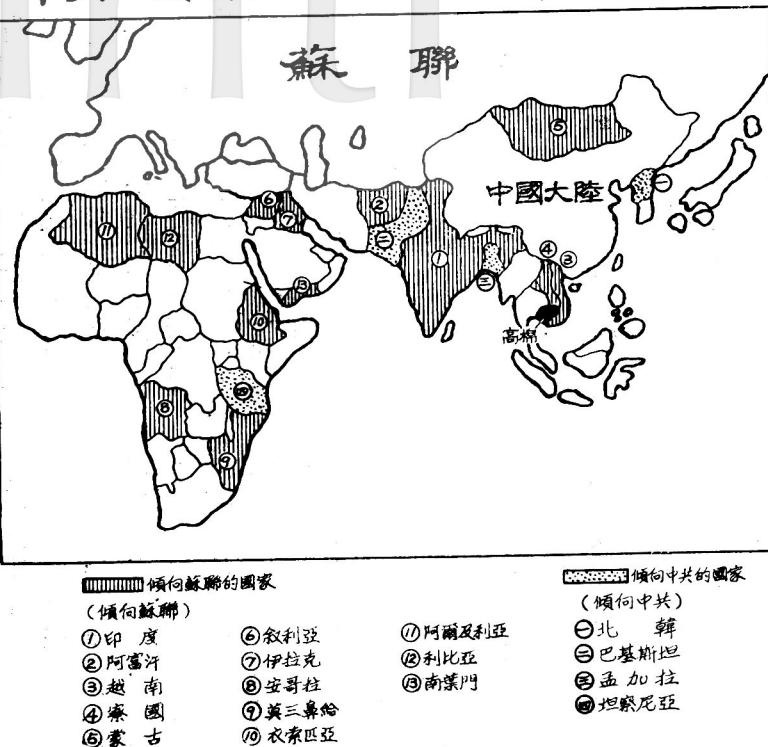
中南半島的激變，更將中共的外強中乾，作了X光式的透視。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蘇越條約成立，五日汪東興就趕往金邊去給高棉打氣，大話說了不少，臨行時連一紙協定都不會簽署。中共高級頭目不斷聲明支持高棉，並警告越南，說什麼中共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金邊陷落了，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成立的「高棉人民革命委員會」，分明是越南的傀儡。施亞努也說，他不知道「統一戰線

」的領導者韓桑林是個什麼人。

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蘇聯支持下成立盧布林委員會、後來成爲波蘭總統的貝魯特，其實就是俄國人。韓桑林是否也是如此呢？這並沒有多大關係。金邊的新政權八日成立，九日越南、寮國、蘇聯、阿富汗、匈牙利、保加利亞、東德，十日外蒙、衣索匹亞，十一日捷克，十二日古巴，相繼予以承認。又十一日所謂「高棉人民共和國」發表成立宣言，十二日決定與越南互換大使（寮國亦已任命駐棉大使），宣告邊界戰爭告終。所謂「印支聯邦」，等於事實上業已成立。蘇聯集團的支持快速而有力。

反觀中共，它容許波布政權的流亡份子進入大陸，也允許施亞努經北平轉往聯合國向安理會投訴。它承諾對舊政權殘餘軍隊供應輕型武器，支持他們打游擊。此外，它就大聲叫嚷，在安理會與蘇聯對罵。對於它自己身陷高棉境內的二萬名軍事顧問，也無力拯救。在中越邊境將駐軍火力增強了兩成，但迄今仍在「忍耐限度」內，不會對越南開火。此外，羅馬尼亞和北韓曾經譴責越南。美國也要求越南軍隊撤出棉境。中共曾要求日本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新聞”(1979.1.10)第五面

依「和約」中的「反霸條款」支持高棉，但遭日本拒絕，後者只考慮暫停給予越南的援助，却仍願與越南維持關係。

越南和高棉兩個民族間，有着新仇夙恨，越南可以征服高棉這個國家，却不易征服這個民族。然而，殘虐無道的波布政權，能否領導高棉人民游擊作戰以繼續抵抗到底，委實頗有問題。施亞努在聯合國中，只稱波布政權的「對外政策是好的。他決心保衛領土完整、民族尊嚴和民族獨立」。但施亞努本人不同意波布政權的某些國內政策。他所指的是波布政權對人民的殘殺迫害，但他認為當前最緊迫的是越南對高棉的侵略，可以把人權問題放在一邊。^⑥這些話使人設想到中共或許又要支持施亞努，藉他的號召力支持棉境游擊作戰，以取代不得人心的波布等等。但施亞努號召力也已遠不如前，且已不願再出頭，而中共不與高棉接壤，武器、物資供應困難，空運也要通過泰國領空。顧及到越南的反應，泰國又豈肯輕易捲入糾紛漩渦。從各方面看來，支持游擊作戰來傾覆金邊的現政權，是相當困難的。

中共另一項對策，是在安理會支持高棉。這使人回憶到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東京灣事件當時，蘇聯支持美國主張把這個問題提出聯合國安理會，邀北越代表前往作證。八日，中共「人民日報」社論中，反對把東京灣事件帶進聯合國，抨擊「那是把越南變作韓戰第二的美國陰謀」。北越也隨之拒絕。如今中共反而要把高棉問題提出聯合國安理會，支持施亞努前往指控。這真是歷史的諷刺！不過，譴責越南案已遭蘇聯否決。中共除了謾罵和說大話外，看來已無計可施！

高棉事件進一步揭穿了中共紙老虎的真面目，中共既無力在緊張時對任何人加以援手，則北韓目前親北平的傾向能維持多久，實屬一大疑問。蘇聯對美國與中共建交的這一反擊，是強勁有力的。它證明中共沒有阻擋或牽制蘇聯的力量，蘇聯在中南半島的影響力，較前更加鞏固而確實。它決不會就此止步，且已建議對菲律賓提供軍事援助，^⑦雖然結果如何尚不得而知，但它不會停止向亞太地區擴張的努力。

沒有人願意蘇聯勢力在亞太擴張，但美國背棄中華民國而自毀其國際信譽，對於遏阻蘇聯擴張，維護和平安全，却是大大的不利。日本、韓國、泰國及東協其他國家，都為目前的局勢感到焦急與憂慮。美國與菲律賓簽署軍事基地協定，「星座號」航空母艦在南海巡弋兩週後停靠新加坡，以及重新檢討朝鮮半島形勢，準備修改從韓國撤軍的計劃等等，都並非是偶發的、不相關聯的個別事件。但美國政府仍然說與中共建交有益，那就是「生活在神話裏」。

五

就美國與蘇聯的直接關係言，最為人注目的是第二階段限武談判（SALT II）。一九七八年十月美國務卿范錫訪蘇，與布

註^⑥ 參閱香港「文匯報」（一九七九年一月九日）第二版。

菲律賓「Times Journal」（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根據來自高級官員的消息所作報導，據稱係在美菲軍事基地談判遭遇困難之際提出。

里茲涅夫及葛羅米柯會談結果，據稱已就新協定內容九〇%以上獲致協議。十一月初，范錫與蘇聯駐美大使杜布萊寧又三度折衝，其協議內容雖未公開，但據悉其要點為：(一)飛彈總量限制在二、二五〇枚以下，較一九七四年福特與布里茲涅夫海參威臨時協議的上限二、四〇〇枚為低，為此，蘇聯將須廢棄其已有的約三〇〇枚飛彈；(二)在飛彈總量限制內，將裝備多彈頭核彈(MIRV)的地面發射洲際飛彈(ICBM)與潛艇發射飛彈(SLBM)限制在一、二〇〇枚以下，其中又將裝備MIRV的ICBMRV同樣辦理，包括在規定總量之內(美國過去一直反對)，限制在一、二〇〇枚以下；(四)對蘇聯逆火式轟炸機的生產加以限制，但不列入戰略武器之內；(五)簽署有效期至一九八五年為止的協定；為期三年的議定書(禁止配備新型飛彈、限制乃至禁止移動式ICBM的實驗與配備、限制巡航飛彈的射程等)；關於第三階段限武談判原則的宣言。^⑧

美國曾期望協定能於一九七八年年底以前簽署，惟經范錫與葛羅米柯於十二月廿一、廿二兩日在日內瓦會議後，據稱尚有棘手的小部分問題未獲解決，致又延遲，而預定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舉行的卡特、布里茲涅夫高層會議，也不得不順延。一般人以為蘇聯為美國與中共建交一事所激怒，故意將限武協定延宕，此事雖無法證明，但極為可能。

美國玩弄「中共牌」，已在美蘇之間造成一種不容易轉圜的僵化局面。美國與中共建交之後，蘇聯繼之與美國簽署限武協定，豈不顯示蘇聯贊成它們「建交」，或為此事而悅躍低頭？這豈是莫斯科所願為？同樣，在蘇聯的報復與擴張行動之後，美國若對蘇有所讓步，實際也就等於在鼓勵對方的行動。如此惡性循環，必使緊張情勢繼續增高，這也許是玩牌設計人所始料未及的！

然而，根據近年來的經驗推斷，對任何問題最終讓步的仍是美國，其經過通常會令人稱奇。舉例說，如果有意像一九七五年那樣捨棄南越，尼克森又何須去到北平拉攏中共？又何須動員B五二轟炸機去以炸逼和？像今天這樣「無條件」地接受中共的「三條件」，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可以「完成」「正常化」了，又何必拖延時間與浪費唇舌？同樣的奇事，可能又在限武談判方面重演。倘若前述第二次限武協定所已協議的內容屬實，那和一九七七年范錫第一次訪蘇時所提的談判內容相較，已是大大的退後了

。人們會想，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呢！

瓜德羅普高峯會議，一致支持卡特早日締結第二階段限武協定，強調此乃推進東西「低盪」所不可或缺的課題。據傳，會議已將從第二階段限武(SALT II)到第三階段限武(SALT III)這一過程中，對一九八〇年代的展望和西方對策的主要內容，通告未曾參加會議的日本。^⑨另一方面，布里茲涅夫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接見美國參院代表團時表示，從速締結限武談判的新協定，對美蘇關係之建設性的發展而言，是向前邁進一大步。他竭力強調第二階段限武協定的締結，可促進裁軍及其他有關的

註⑧ 參閱「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一日)夕刊第二面及該報朝刊(同月廿三日)社論。

會談，有助於美蘇全般關係的發展。¹⁰看來，蘇聯延宕簽約，只是對美國與中共建交表示不滿，並未準備放棄談判。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四日卡特總統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城演說中稱，他相信第二階段限武可以達成協議，對於此項協議，他將以條約形式向國會提出^⑪。誠如美國前限武談判代表尼茲所說，美國現今除了要獲致一個蘇聯及美國國會都能接受的協定以外，一切談判原則均已放棄。^⑫對於如此的限武談判，美國國內的保守派強烈反對。共和黨參議員貝克曾經說：和支持第一階段限武協定相同，我們也願意支持新條約；但如果蘇聯在世界各地向美國挑戰，則支持新約的可能性就會非常微薄。^⑬卡特若以協定形式提出國會，只須過半數贊成即可通過。若以條約形式提出，則須參院三分之二多數票始可獲批准。依目前情形看，如此的條約能否順利通過，實屬一大疑問。換言之，依靠第二階段限武新約促進美蘇關係，並不十分樂觀。

本來，由於技術的不斷精進，對戰略武器單純作數量限制，實無太大意義。再則，法國將於一九七九年釐定其下一階段核子戰力發展計劃，英國與美國間的核子戰力合作協定，也將於今年年底屆滿，它們都不願將自己的核武器計算在東西兵力均衡的因素之內。SALT II終了後SALT III提上日程時，美國與西歐之間能否合作無間，還是一個未知數。又西歐雖然支持SALT II，但對蘇聯的中程飛彈SS20心存疑懼，對美國的安全保證也缺乏堅實的信心。而且，北約和華沙兩集團的成員國，都在增加國防預算，說世界局勢已趨緩和，是很難令人置信的。

根據C.I.A的報告，一九七七年蘇聯對外軍事援助約為四〇億美元，僅次於一九七四年的四一億美元，為近數年來之最高額。其原因是蘇聯正在以中東、非洲為中心的第三世界，有效擴張其勢力，所以再度加強其對外軍援。另一方面，一九七七年蘇聯對外經援僅三億九、二〇〇萬美元。這些都可證明蘇聯正在從事全球戰略的軍事部署，果如此，則前述種種「友好合作條約」的締結，就大大有用處了。此一情勢，是不容忽視的。

六

依目前情況論，第一個容易爆炸起火的地區是伊朗。巴勒維出國，白泰爾內閣兩度獲得國會信仰，但民衆則不表支持，示威者要求回教領袖柯梅尼返國，內部情勢仍然充滿危機。

布里茲涅夫曾警告西方不得介入伊朗，這不保證蘇聯自己不會介入。白泰爾總理曾警告說：「（反王制）運動的背後隱藏着

註(13)「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第五面。

註^⑩ 日本「毎日新聞」（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第四面。

註⑪「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第五面。

^{註⑫} 中央社華盛頓（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電，新生報（同月十六日）第四版。

共產主義者的陰謀」！這當然是有所據而發。一月十五日蘇聯的「塔斯社」說：「以共產主義者的陰謀爲藉口，對反國王、反政府運動加以鎮壓，這種古老的手段並不符合伊朗的利益」！它強調「真正的陰謀不是共產主義者，而是軍事政變」！同一天的「消息報」刊有「深刻的伊朗危機」一文，其中稱：「國王出國給予將軍們一種任意行動的放任感，可能誘發軍事政變」。該文指出，伊朗的軍隊，是由國王和他的擁護者美國所創立、教育而成的。「他們極可能發動軍事政變，鎮壓王制反對派，以維護美國的利益。軍隊是美國最後希望之所繫」。^⑭這些指摘，是否在找尋某種行動的藉口，不能不令人擔憂。

由於伊朗的石油及其戰略地位的重要，使它成爲東西方爭奪的目標。蘇阿「友好善鄰合作條約」的成立乃至伊敍的合併，都對蘇聯有利。而美國的展示軍力，顯示它也不願輕易退去。至於誰肯虎頭蛇尾，筆者實在不情願作預測或估計。

另一個緊張地區在遠東。中共或許不敢在中南半島大舉滋事，但西方對它出售武器，其後果或將不止於如美國專欄作家鮑爾所說的，導致新的軍備競賽而已。^⑮西德迄今堅持不對中共出售武器的原則。不幸的是，瓜德羅普會議幾乎是默認了英國對北平出售獵犬式戰鬥機。

蘇聯的「消息報」對美國與北平「關係正常化」的評論是，這一事實將使北平更容易獲得西方的武器。它警告說，這是對亞洲和平與安定的一項「短視和有害」的政策。該報評論了華盛頓——北平——東京三角關係，它說，蘇聯有充分強大的國際地位和足夠的制衡力，來中和北平與華盛頓計謀的消極影響。同時，「蘇維埃俄羅斯報」評論說，在西方，有時將中共稱作北約組織的「第十六個會員國」，應予適當武裝。該報警告說，任何西方國家將武器售予中共，都是一種冒險政策，「對和解政策充滿了危險的後果，而且將不可避免會傷及自身」。^⑯

蘇聯一向不止作口頭警告，而是會隨之以行動的。蘇聯已加強綿亘六、四〇〇公里中蘇邊界上的軍隊。越南也在中越邊境陳列八〇萬大軍。^⑰據日本防衛廳的一位專家預測，蘇聯太平洋艦隊的實力，可能在兩年內即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凌駕乎美國第七艦隊之上。他指出：(1)蘇聯太平洋艦隊現有潛艇一二五艘，其中五〇艘即四〇%爲核子動力潛艇，一九八一或一九八二年其核子潛艇即可能超過半數；(2)蘇聯第三艘四萬噸基輔級航空母艦，將於一九八一年左右完成，其中一艘可能於同年或一九八二年部署在遠東；(3)蘇聯超音速的逆火式轟炸機，可能在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一年之間部署在遠東地區。上述各種情況出現，蘇聯在遠東的海軍實力，就超過美國第七艦隊之上，而對日本及其他亞太國家構成威脅。^⑱

註^⑭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夕刊第二面。

註^⑮ 中央社紐約（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電，聯合報（同月十八日）第四版。

註^⑯ 中央社紐約（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電，中央日報（同月十八日）第二版。

註^⑰ 法新社（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雅加達電，中國時報（同月十八日）第五版。

註^⑲ 中央社東京（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電，新生報（同月十六日）第四版。

鑒於右述種種情勢，近日菲、韓、日等軍事專家，不斷強調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認為臺灣是亞太地區連鎖防線不可缺少的一環。例如，菲律賓前國防部長桑托斯即曾警告說：「在從阿留申羣島、日本、韓國、臺灣，延伸至菲律賓、印尼與澳洲這條連鎖防線上，臺灣具有重要地位，如果除去臺灣，使這條強有力的連鎖性防線發生了缺口，可能使自由世界的太平洋防線上發生不幸」。美國與中共建交後，類似評論即不斷在報端出現。因為，當蘇聯逐漸控制了中南半島，北方可利用北韓的羅津港，且迅速加強其遠東海上兵力時，美國「去信賴一個三十年的敵人」（菲軍事分析家阿古利斯語）^⑯，而降低台灣海峽的安全度，會使周圍國家深感不安！當蘇聯到處建立橋頭堡時，美國却廢棄中美協防條約，其不利影響是至深且鉅的！

近年來美國一直在尋求均勢下的和平，事實上却又不斷改變現狀、破壞均勢，而其趨勢則愈來愈對己不利！

據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塔斯社」透露的布里茲涅夫接受美國「時代」雜誌訪問的內容，布里茲涅夫曾明確地說：「我們自己決沒有廢止（中共蘇聯）同盟條約的意向，如果中國領導這樣做的話，他們要對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和平勢力肩負全部沉重的責任」（蘇聯不肯身負廢止條約的罪名，是其聰明處）！關於蘇聯和中共關係的展望，他的回答是：「如果中共變得比較理性，改採愛好和平的立場，我們（對中共）沒有任何領土或其他的要求，彼此重建友好關係是不會有任何障礙的」。^⑰這表示不論是戰是和，蘇聯都已有所準備。然而，如果說莫斯科和北平維持不戰不和的緊張關係，對美國最為有利；那麼它們走向戰或走向和，就對美國不見得有利了！

無可諱言，美國迄今還存有重歐輕亞的觀念，拉攏中共牽制蘇聯，以減輕蘇聯對西方的壓力，就源出於此種想法。然而，今天西歐不容易掀起動亂，動亂實在亞洲！美國設想的「三角」或「三邊」，都過分重視大國而忽視小國。但今天大國之間，不容易直接衝突，衝突常在小國之間發生，不加預防或有效戢止，却可能把大國拖進漩渦。美國倡導的「談判時代」，重在以外交解決國際糾紛。但外交戰須要使盟友覺得你可信，使敵人覺得你可畏，才能達到目的。如果敵友不分，自毀信譽，不履行承諾，你如何能靠外交去解決問題，在外交戰中獲得勝利！

堅決站在自由陣營的我們，絕不願見蘇聯的擴張得逞，也絕不願見美國自亂步調。我們只願提醒美國，自由國家的朋友，要在自由國家裏去尋找！自由世界的利益，要靠自由世界來保衛！目前的作法是錯誤而危險的！

註^⑯ 有關臺灣戰略地位重要的最近言論，請參閱：〔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中國時報第五版；〕同月二十一日聯合報第四版；〔同月十三日新生報第一版；〕同月二十一日聯合報第二版等。

註^⑰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夕刊第二面。